

趙望秦 潘曉玲 著

胡曾《詠史詩》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

胡曾《詠史詩》研究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

趙望秦 潘曉玲 著

胡曾《詠史詩》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胡曾《詠史詩》研究/趙望秦,潘曉玲著.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004-6945-2

I. 胡… II. ①趙… ②潘… III. 詠史詩—文學研究—中國—唐代 IV. I207.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70680 號

責任編輯 郭 媛
責任校對 李小冰
封面設計 毛國宣
版式設計 戴 寬

出版發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電 話 010—84029450(郵購)

網 址 <http://www.cssdw.cn>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廠

裝 訂 廣增裝訂廠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80×1230 1/32

印 張 14.875

插 頁 2

字 數 386 千字

定 價 37.00 圓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發行部聯係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唐代詠史懷古詩研究百年綜論 ——代前言

二十一世紀的帷幕徐徐拉開，二十世紀漸漸隱於幕後。但它留給我們的絕不僅僅是一個美麗而蒼涼的背影，新世紀的學術舞臺上，餘韻尚存，流風廣被。鑒往而知今，回顧並總結上個世紀學術研究的成就與問題，對日後研究工作的開展與深入大有裨益。

中國詩苑中，唐詩可謂最璀璨的花簇，達到了古代詩歌創作的顛峰。詠史懷古詩創作亦在唐代進入了承前啟後的繁盛期，名家輩出，如群星閃耀；眾體兼備，若百川歸海，成為花團錦簇、繁星璀璨的唐詩苑中一朵奇葩，為其增色添彩。

詠史懷古之作，在中國詩史上源遠流長。它肇始於《詩經》，東漢班固首以“詠史”標目，雖有“質木無文”之譏，但畢竟開一代新體。隨後，左思、陶淵明、顏延之等人都有名篇傳世。梁代蕭統編《文選》時特立“詠史”一目。此後，詠史懷古詩創作漸成風氣，雖代不乏人，但幾百年間，發展緩慢。入唐以後，日臻成熟，興盛發達，則在晚唐。

南北朝時期，詠史一體確立，並有“正體”“變體”之分，儘管作品數量少，題材範圍窄，藝術上高水準之作不多，但也為

後世提供了豐富而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並隨著詩歌創作賴以生存成熟的社會環境的更加適宜，終於使詠史懷古詩在唐代詩壇散發出奪目光芒。初唐有陳子昂追蹤“正體”，盛唐李白、杜甫以“變體”取勝，中唐劉禹錫承前啟後，至晚唐而名家輩出，異彩紛呈。李商隱、杜牧如二峰並峙，取得了詠史懷古詩創作的最高成就。更有胡曾、周曇、汪遵、孫玄晏四位專職“詠史”詩人，創作了大量的詠史組詩。可以說詠史懷古詩代表了晚唐詩歌創作的一種潮流。在詩歌體裁上，唐代詠史詩“經歷了由古入律，又由律體入絕句的發展歷史，同唐詩的整體演進規律之間呈現出同步性”。^① 唐代詠史懷古詩取得的成就可謂空前絕後，足以為後世垂範而又難以逾越。

與唐代詠史懷古詩創作的興盛繁榮局面極不相稱的是歷代對它的研究卻顯得寥落冷寂，遠遠落後於對其他類型詩歌的研究。直至二十世紀，對唐代詠史懷古詩的研究，才由自發到自覺，最終達到熱潮。據不完全統計，在二十世紀裏，除去“文革”期間的畸形成果不計外，有關唐代詠史懷古詩的專題論文約有 153 篇。從研究方法的轉變、研究範圍的拓展及研究成果的數量來看，可將其研究歷程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 一 新中國成立前半個世紀：發軔期
- 二 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結束：發展期
- 三 “文革”之後——二十世紀末：興盛期

一 新中國成立前半個世紀：發軔期

這個時期，是現代學術規範的形成、定型期，但在二十世

^① 楊恩成：《論唐代詠史詩》，《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0 年第 1 期。

紀前二十年中，古典文學研究界尚未有明顯的現代氣息，基本沿襲前人的腳跡，文學“史料”的整理仍為大宗；新氣象的出現是在五四之後，由於國門大開，西方各種新的學術思想、研究方法一湧而入，學者們的視野大大拓寬，漸漸由舊的思維定勢中擺脫出來，開始利用新掌握的現代的學術觀念與研究方法，結合各自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寫出不少具有新思維、新觀點、新氣象的學術論文和研究專著。如胡適《白話文學史》、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都汲取了西方的現代觀念，使傳統文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層面。尤其是唐詩研究，產生了不少很有造詣的專家，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並開創了一代新風。

在唐詩的研究中，學者們多專注於傳統焦點，如對一些大詩人的生平及其作品集進行詳實考證、整理校注，或總體論述。但也不時有些異調響起，如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三十章中有一段專門論述胡曾及其《詠史詩》，說“通俗小說，像《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等等，殆無不引入〔胡〕曾的《詠史詩》”，對民間俗文學的創作起了促進作用，故而認為胡曾是“真正的民間詩人”。^① 敦煌遺書有趙嘏《讀史編年詩》殘本，上世紀三十年代為王重民所發現而加以抄錄整理，但未公世，只在同時期所撰《新刻蒐集群書記載大千生鑒六卷》一篇提要中作了簡明介紹。^② 張政烺《講史與詠史詩》一文作於一九四一年，刊於一九四八年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是這一時期第一篇對晚唐詠史組詩進行開創性

① 樸社，1932年；這裏據1999年北京出版社排印本。

② 劉脩業：《敦煌本〈讀史編年詩〉—與明代小類書〈大千生鑒〉》，《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研究的力作，創意極多。全文包括十個部分：“一、宋人關於講史之記載。二、早期講史話本之特徵。三、唐經進周曇詠史詩。四、胡曾詠史詩。五、汪遵、褚載及羅隱。六、孫玄晏及晚唐詠史諸家。七、宋人講史之作。八、宋以來詠史瞥記。九、詠經子。十、結語。”在前言中，作者談到了寫作緣起：“年來涉獵史傳則常注意歷代之小學制度及社會教育，深覺講史一藝蓋出於晚唐之詠史詩，初由童蒙諷誦，既而宮廷進講，以至於走上十字街頭。雖材料尚不充分，書籍亦有知而不可見者，然演化之跡不無可尋，因寫為此篇。”文中圍繞宋代講史藝術及話本與晚唐詠史組詩之關係展開論述。其中三、四、五、六部分是考證諸家詠史組詩的版本、注評、流傳、佚存及其影響，尤以胡曾、周曇二人為重點，有些觀點已成定論。八、九兩部分對宋以後詠史組詩及詠經子作品進行一番梳理，也屬於突破性研究。儘管也難免有疏漏之處，但這在唐代詠史懷古詩長時間地受到冷落的學術背景下，顯得空谷足音，十分難得。

二 建國後——“文革”結束：發展期

新中國成立後，古典文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唐代詠史懷古詩的研究也初步有所發展，出現了一批頗有學術價值的論文。但同時，文學研究又深受時代局勢的影響，即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受到政治等意識形態的限制，學術上既講究“百花齊放”，又要求“推陳出新”，而現實主義、階級鬥爭、厚今薄古、人民性等政治性較強的評價標準逐漸佔據上風，極大地限制了包括詠史懷古詩在內的唐詩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從而使成就與缺憾共存。至“文革”期間，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則被異化為一枝獨秀、兩家鬥爭，文學研究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此

期以“文革”為界，又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建國十七年 初步發展期

這一時期的唐代詠史懷古詩研究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即不僅僅集中於單個詩人，而且還主要集中於單篇詩作。如杜甫，就主要是研究他詠諸葛亮的詩，有逸生《杜甫〈蜀相〉》、^① 鐘尚鈞《讀〈蜀相〉》、^② 張式銘《從杜甫詠諸葛亮的詩句說到詩人自己》、^③ 陳翔華：《讀杜甫的詠懷諸葛孔明詩》^④ 等文章。其中陳文比較有特色，以階級分析的方法闡述杜甫的詠懷諸葛孔明詩與杜甫本人思想的關係，雖帶有時代的烙印，但評論尚屬公允，是當時將主流學術思想指導與個案研究相結合得比較成功的一篇文章。又如劉禹錫，主要是研究他的《西塞山懷古》，如夏靜岩《詩詞絮語——劉禹錫〈西塞山懷古〉》。^⑤ 再如研究李商隱詠史之作的有盼遂、石樵《李義山的〈齊宮詞〉及其他》、^⑥ 劉逸生《夢雨靈風聖女祠——李商隱〈重過聖女祠〉》、^⑦ 攻昨《籌筆驛前吊諸葛——〈籌筆驛〉》、^⑧ 陳貽煊《談李商隱的詠史詩與詠物詩》^⑨ 等文章。其中，陳文比較有特色，分析了李商隱在詩歌藝術構思和表現方法上的探索和創新，談到了李商隱的詠史詩對於晚唐詠史的影響，同時又對胡曾等人的詠史詩予以言簡意賅的

① 《羊城晚報》1960年5月19日及5月20日。

② 《山花》1962年第4期。

③ 《哈爾濱師院學報》1963年第4期。

④ 《光明日報》1965年8月29日。

⑤ 《中國青年報》1962年8月18日。

⑥ 《人民日報》1961年6月11日。

⑦ 《羊城晚報》1961年8月19日。

⑧ 《遼寧日報》1962年。

⑨ 《文學評論》1962年第6期。

評論，十分中肯。除以上幾位詩人及作品外，其他則很少涉及。

任半塘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撰成巨著《唐聲詩》，其中上編第九章《雜吟與聲詩》部分專辟《講史》一節，對晚唐詠史組詩與講史的關係，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①

（二）“文革”十年 畸形發展期

此處的“‘文革’十年”，不能單純理解為歷史上的“十年”，也包括了“文革”剛結束但階級鬥爭觀念仍然彌漫籠罩的幾年。

與其他體裁的文學研究幾乎處在停止狀態的情況相比，唐代詠史懷古詩的研究不但沒有出現斷層，反而得以繼續，這似乎應該令人欣喜。但這種發展是非正常的，而所謂的研究成果，究其實不外是政治背景下在學術研究領域中產生的畸形兒。“由於中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古典詩歌的特殊淵源，更由於……毛澤東本人對中國文化歷史的特殊癖好，包括對唐詩及唐詩人物如李白、李賀、李商隱的特定偏愛，又由於70年代前期所謂儒法鬥爭、改革與復辟鬥爭的大漩渦都涉及到唐詩與唐詩人物的評價，也直接催生了那一時期唐詩研究的‘應制’課題，形成一條奇特的學術風景線。”^② 唐代詠史懷古詩研究就是這條“奇特的學術風景線”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范詠戈《“焚書坑儒”與複燃“坑灰”》、^③ 晨光《歷史不容歪曲——戳穿林彪反黨集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 胡明：《關於唐詩——兼談近百年來的唐詩研究》，《文學評論》1999年第2期。

③ 《解放軍文藝》1974年第1期。

團分子利用唐詩〈焚書坑〉的罪惡陰謀》、^① 鄭力《林彪死黨搬出“焚書坑”的罪惡目的》^② 等文章以利用章碣等人的詠史詩來“批林批孔”；婁洋生《從柳宗元的〈詠荊軻〉看法家思想》、^③ 顧農《針鋒相對的兩首〈詠荊軻〉》^④ 等文章又以利用柳宗元等人的詠史詩來“評法批儒”。再如王永葆《讀李賀〈公莫舞歌〉》、^⑤ 張世俊《讀李賀〈秦王飲酒〉》^⑥ 等文章亦是如此。這些文章是以服務於“兩條路線”為鬥爭目的的，都毫無學術價值可言。

“文革”結束之初，階級鬥爭、政治分析的餘風尚存，如鐘尚《在吟誦〈賈生〉詩的背後》^⑦ 一文就借李商隱的詠《賈生》詩來批判“四人幫”。但也在初步擺脫階級鬥爭的陰影，如李誼《從對諸葛亮的評價看杜甫的政治傾向》、^⑧ 林深《關於李白詩中秦始皇的形象》、^⑨ 衣殿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讀杜甫的〈蜀相〉》^⑩ 等文，學術上雖談不上什麼價值，但畢竟標誌著新征程的開始。

三 “文革”結束——二十世紀末：興盛期

新時期二十年的唐代詠史懷古詩研究，由自發走向自覺，

-
- ① 《雲南大學學報》1974 年第 2 期。
 - ② 《廣東師院·教育革命參考資料》1974 年第 6 期。
 - ③ 《安徽文藝》1975 年第 1 期。
 - ④ 《南京大學學報》1975 年第 4 期。
 - ⑤ 《遼寧文藝》1974 年第 11 期。
 - ⑥ 《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75 年第 3 期。
 - ⑦ 《詩刊》1976 年第 11 期。
 - ⑧ 《四川師院學報》1976 年第 3、4 期。
 - ⑨ 《天津師院學報》1978 年第 2 期。
 - ⑩ 《黑龍江文藝》1978 年第 6 期。

由寥落走向興盛。研究者們開始認識和反省前三十年所走過的學術彎路，重建現代學術規範，使唐代詠史懷古詩研究呈現出雲蒸霞蔚、盛況空前的局面。研究隊伍壯大，研究成果卓著，氣象欣欣向榮，是百年來唐代詠史懷古詩研究最為輝煌的時期。從這一時期出現的研究成果來看，既有大量的個案研究，從某一題材、體裁就某一角度、某一名篇進行深入的探析，也有系統的綜合研究，對某一類型、某一特定時代的作品進行分析；既有從本事上進行考證的論著，又有從理論上加以探索的著述，還有大量對具體作品的賞析品鑒。研究者們逐步擺脫了傳統而單一的研究觀念與方法，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並用，繼承與創新並重，大體上看，八十年代以繼承為主，九十年代創新特點較突出，這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綜合分析。

（一）納入文學發展史的軌跡

新時期二十年中，有許多部古代文學通史、斷代史出版，古代文學尤其是唐代文學研究日益深入，角度也日益多元。但相對於唐詩中的其他體類，作為唐代一種頗具特色且成就卓著的詠史懷古詩的研究，仍然比較薄弱。如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①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② 劉開揚《唐詩通論》、^③ 許總《唐詩史》、^④ 喬象鐘、陳鐵民主編《唐代文學史》，^⑤ 均是在某些詩人的專章論述中，順便提及他們的詠史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

③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巴蜀書社，1998年。

④ 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⑤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懷古詩。

但也有新氣象出現，如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①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②陳炎《中國審美文化史·唐宋卷》，^③都注意到了詠史懷古詩的發展程度與時代氛圍的變遷之間的關係，尤其看到了晚唐社會的崩頹衰颯造成的士人的絕望心態以及其在詠史懷古詩中的投影，並追尋晚唐詠史懷古詩繁榮興盛的原因。指出詠史懷古詩在晚唐詩壇的大量湧現並非一種偶然現象，“乃是這時士人對於唐王朝已經失去信心的心理狀態的曲折反映”，^④大都帶有濃鬱的傷悼情緒，“對歷史的追懷是對現實的喟歎”，體現出傷今懷古的憂患意識。而且，羅宗強《唐詩小史》、^⑤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周嘯天《唐絕句史》^⑥還有意識地在書中設立章節，將詠史懷古詩作為專題來論述。

張浩遜《唐詩分類研究》^⑦進而對詠史懷古詩作了真正意義上的專章論述，填補了文學發展史研究上的空白。第七章《唐代的詠史懷古詩》將唐代的詠史懷古詩分為初盛唐、中晚唐兩大發展階段，兩個階段的特色鮮明，各有代表詩人。初盛唐詠史懷古詩的特點是“借古喻今與寄託懷抱”，以陳子昂、李白、杜甫為代表。中晚唐的詠史懷古詩則是“‘傷今’意識的多方位折射”，中唐有劉禹錫，晚唐有李商隱、杜牧等人。尤其從文學發展史的意義上第一次著重論述了唐末的四個“專職”詠史詩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②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③ 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

④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頁。

⑤ 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⑥ 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

⑦ 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

人——胡曾、周曇、汪遵、孫元晏，對他們的詠史詩寫作目的、藝術價值以及對後世影響等方面均作了較公允的評價。同時，對唐代詠史詩在創作上的新突破，以及在藝術構思與情感表現方面的特徵，也作了詳細闡述。

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對詠史懷古詩設立專節或專章來論述，顯示了文學史研究者們進一步認識到詠史懷古詩的審美價值和文化內涵，也促使詠史懷古詩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

（二）研究視角和研究主題

從這一時期選題目標的指向變化和學術成果的數量分佈看，傳統的研究熱門人物如李白、杜甫、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等仍為注目的焦點。但在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方面又由傳統中透出新意，一個突出的傾向就是研究視角拓展、研究主題深化，有一部分研究者開始將目光聚焦在那些總體創作成就不高而自具特色的，並在詠史懷古詩的寫作數量上頗占份量的二流乃至三流詩人的身上，如晚唐詩人許渾、劉滄、李群玉等，以及唐末四位專職詠史詩人胡曾、周曇、汪遵、孫元晏。也有一部分研究者開始注意由單一的個案研究轉向系統的綜合研究，探討並總結某一特定類型的如金陵懷古、詠隱士、詠三國、詠歷史人物等詠史懷古詩的文化蘊涵、藝術價值以及折射出的時代氛圍和社會心態等。另外，對某一歷史時段的如整個唐代或僅是盛唐、晚唐時期詠史懷古詩的研究成果也紛紛出現。

個案研究

盛唐——盛唐時期的詠史懷古詩創作成就較高的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 對李白的詠史懷古詩作，仍有傳統意義上的研究，或考證創作背景，如朱金城《李白〈山人勸酒〉、〈商山四皓〉

〈過四皓墓〉三詩考釋》；^① 或從思想、藝術上做比較賞析，如張孟麟《李白〈登金陵鳳凰台〉和崔顥〈黃鶴樓〉詩的優劣》、^② 沙元偉《評崔顥〈黃鶴樓〉和李白〈鳳凰台〉》、^③ 趙立新《李白〈古風〉其一試解》、^④ 張曉桐《淺探李白詠史詩的特徵》、^⑤ 張國平《風流豈甘他人後》^⑥ 等文。也有的文章從新角度如審美學、心理學等方面探討李白詠史懷古詩作的特色，王定璋《李白懷古詠史詩的超前意識與批判精神》一文指出，在李白的懷古詠史詩中，借古喻今的刺世之作與融入作者身世的言志抒情之章真正具有超前意識和批判眼光，是他對現實生活感受的折光，有顯豁的傷今情調。^⑦ 王友勝《李白的詠史詩及其審美價值》一文認為，李白是將詠史與詠懷結合得最好的，而其審美情趣與前人的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史料取捨的主觀性、詠史之中的抒情性與古跡遺址的感發性上。^⑧ 傅紹良《論李白的懷古情結與心理調試》一文認為，懷古情結是李白心理結構的重要成分，是詩人藝術創作和人生活動最敏感的區域，是一種歷史理性的復活與高揚。^⑨

杜甫 杜甫詩歌研究在整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早已成為顯學，詠史懷古詩在杜詩中所占比例雖不大，但也能體現出杜詩後期的創作風貌及精神趨向，因而成為新時期研究的重點之一，在

① 《河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② 《鑒賞與探討》1996年第3期。

③ 《南京理工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④ 《中國李白研究》1997年集。

⑤ 《中國李白研究》2000年集。

⑥ 《閱讀與欣賞》2000年第1期。

⑦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

⑧ 《中國李白研究》1996年集。

⑨ 《陝西師大學報》1995年第4期。

繼承與創新相結合的研究特點上表現得較為突出。

八十年代，研究者對杜甫在成都及夔州時所作詠史懷古詩較為注目，但多個案研究。如對《詠懷古跡五首》、《詠白帝城》、《蜀相》等詩篇進行研究的論文較多，但基本上是沿襲前人的路子，突破性不大。陳子建《試論杜甫夔州詠史懷古詩》一文從思想性、藝術性角度對杜甫在夔州寫的詠史懷古詩作了高度評價，認為其中有關諸葛亮和劉備的篇章在思想感情上與《蜀相》一脈相承，是借君臣二人的遇合來悲歎身世、憂念家國。其中又特別認為《詠懷古跡五首》之四是對劉備的讚頌，“武侯祠屋長臨近，一體君臣祭祀同”，感慨劉備禮賢下士而得以“君臣一體”。^①對此，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理解，如魏炯若《論〈詠懷古跡五首〉》一文認為在這首詩中，杜甫是不認同劉備的，之所以能得到祭祀，只是因為他重用了諸葛亮，揚亮抑備的傾向比較明顯。^②研究同一首詩而得出不同的結論，已顯出爭鳴的學術風氣。

與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從宏觀上綜合地研究杜甫詠史懷古詩的文章逐漸增多。王定璋《試論杜甫的詠史詩》一文將杜甫的詠史詩分為三類，試圖通過杜詩的詠史懷古題材以窺探詩人情感世界中較深層的抒情特徵。^③張浩遜《唐代詠史懷古詩略論》則指出杜甫的懷古詠史詩是與抒發感觸、寄託懷抱融為一體的，體現出沉鬱深婉、蒼涼低徊的聲情特色。^④

杜甫對後學者的薰染澤被是不言而喻的，晚唐詩壇上的傑出詩人李商隱即其一，於是有研究者就從詠史詩這一題材來比較探

① 《成都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

② 《草堂》1985年第2期。

③ 《杜甫研究學刊》1991年第2期。

④ 《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

討李商隱對杜甫的繼承與發展。如許建華《杜甫李商隱詠史詩之比較》一文認為二人有感慨同調之處，但李商隱又在三個方面實現了對杜甫的突破與創新，其突破妙在“似與不似”，發展了杜甫詠史詩唱歎有情的特色及七律詠史的特點，使七絕成為其詠史詩體的主流，將濃鬱的情韻熔鑄於典型的情節之中，從而取得了極高的成就。^①

中唐——詠史懷古詩的創作在中唐曾有一段消沉期，但至貞元、元和之際又出現了新的創作高峰，劉禹錫則為傑出代表。劉禹錫的詩歌創作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常為人們稱道的還是他的詠史懷古詩。他的此類詩作內容廣泛深刻，情感色彩濃厚，有著深沉的歷史感和強烈的現實諷喻意義，蘊涵著對歷史深刻思索後的哲理意味。

劉禹錫的詠史懷古詩之作久負盛名，歷來是研究的熱點，或對其考證，如劉法綏《〈西塞山懷古〉的‘西塞山’在何處》、^②李文初《〈西塞山懷古〉所涉史地二考》一文，^③這是兩篇學術觀點不同的商榷文章；或對其鑒賞，如李劍秋《劉禹錫的兩首“低徊沉著啟人遐想”的懷古詩賞析》、^④劉歡《劉禹錫懷古詩探析》^⑤等文。

隨著新的學術觀點不斷被提出，研究角度也日趨多樣化。有對傳統的承襲，從其詩歌的取材特點、思想內容、藝術風格等角度切入，如袁宗一《論劉禹錫的詠史詩》、^⑥尚永亮《劉禹錫詠

① 《杜甫研究學刊》1999年第6期。

② 《文史》第六輯，1979年。

③ 《文史》第17輯，1983年。

④ 《內蒙古民族師範學報》1998年第3期。

⑤ 《唐都學刊》1998年第1期。

⑥ 《寧夏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